

明

紀

冊八

明紀卷第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八年春正月延綏參將錢亮禦之師婆濶敗績士卒死者十三四都指揮柏隆陳英戰死 乷加思蘭犯固原平涼 丙午彗星行奎宿

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致仕南京吏部尙書魏驥卒賜祭葬如制謚

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癸亥皇太子薨謚悼恭或曰萬貴

妃害之 乷加思蘭諸部久駐河套陝西延綏寧夏數被患白圭議

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邊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二月發

帑金二十萬命陳俊赴河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畫芻餼而遣葉

盛至軍會王越馬文升余子俊及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璋詳議

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初南京侍郎陳翼請如正統間例遣使錄天下囚部議以諸方多事不行乙酉始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會兩京法司錄囚丁亥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分行天下會巡撫御史及三司官錄囚丙申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葉盛至三邊王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盛亦以時無良將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越等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俟其情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將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擣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遂還越亦赴京計事白圭主復套與廷臣議言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五月癸丑命趙輔爲平虜

將軍充總兵官節制各邊軍馬同越討虜加思蘭陳俊以陝西三布政司倉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內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圭又以饟不給預徵明年賦於是內地騷然以畿輔地廣分居庸關以東設順天永平二府巡撫兼轄薊州邊務駐遵化以西設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六府巡撫兼督紫荆倒馬龍泉等關駐真定從梁璟請也自是遂爲永制占城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吞并與國若不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啓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眷屬帝慮安南逆命令自貢使至日賜敕責之尋遣給事中陳峻等封槃羅茶悅爲占城國王初項忠盡遣荆襄流民還鄉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湖廣僉事尙禱以先有詔許流民所在附籍陳牒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怒劾禱廷議以禱意在恤民乃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

遣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
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廕子諸將錄功有差六月忠上疏言臣先
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
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
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
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
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
事實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
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願賜骸骨
帝溫詔答之 秋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尙寶司
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 九月
丙午諭黎灝還占城侵地 余子俊復言今征套土馬屯延綏者八
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

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
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
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
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白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
言命速舉 南畿浙江大水姚夔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夔

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

以南直隸江陰縣之馬馱沙置

靖江縣

趙輔至榆林敵已深入大掠不能制時毛里孩孛魯乃幹

羅出稍衰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乧加思蘭爲太師方強盛勢未
可破輔乃與王越上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餽饟
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
銳就糧廊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
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命給事中郭鏜往勘冬十月越等又
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陝荒旱芻

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交章劾越輔欺謾會趙輔有疾十一月召還以劉聚代鏜還言寇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侍講倪岳上疏言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訖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旣莫敢折其前鋒又莫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不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興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饜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草野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

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披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旣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衝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尙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斗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

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賫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粟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卽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饟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

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覲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
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
往來遷徙疲於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旣失坐勝之機必踏
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
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
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
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埃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閒諜實
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十二月癸酉振
京師饑民 乷加思蘭入花馬池

九年春正月劉聚王越帥副總兵孫鉞遊擊將軍王璽等擊卻之還
至高家堡敵復至壬子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
亦破別部於井油山 哈密把塔木兒卒子罕慎請嗣職帝許之而
不命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執

故王母努溫答失里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留其妹壻牙蘭分兵據守其地而去阿力遣使招赤斤蒙古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帝嘉之遣使賜賚 二月庚午吏部尙書姚夔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一言立決尹旻代夔爲尙書郎中黃孔昭數有爭執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才不預知安能濟用每公退延見賓客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除官日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三月升福建福寧縣爲州直隸布政司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子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歐信以偏將韓斌等敗之於興中追及麥州 山東大饑戊辰詔盡免稅糧巡撫都御史牟俸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糴令臨清關稅收米麥濟振已又以民轉徙益多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

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帝悉從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 瘞京師暴骸 壬午閱武臣騎射於西苑 秋七月壬辰余子俊敗乧加思蘭於榆林澗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榆林澗者本漢五原唐勝州地正統間鎮守都督王楨始築城並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之子俊乃徙治於此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爲重鎮 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哈密 先是命儒臣校勘資治通鑑綱目八月編修謝鐸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勵風俗而搢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

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

四川兵備副使沈琮等敗黑虎寨賊於松溪堡進勦白馬路水土茹兒等寨俱克之參將堯或請益松潘戍兵巡撫都御史夏燠不可苗獠數爲寇壘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 九月辛卯鎮守浙江中官李義杖殺寧波衛指揮馬璋詔勿問 滿都魯字羅忽訖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王越策敵盡銳西不備東偏庚子帥許寧及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戶分兵千爲十覆而躬帥寧玉張兩翼薄其營

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至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劉聚等不能禦馬文升駐兵韋州設伏諸堡待之冬十月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敵亦飽掠乃退越還與聚並以大捷聞文升亦遣子琇報功紀功員外郎張謹劾聚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將殺被掠者冒功兵部及給事中御史交章劾詔遣給事中韓文勘實以寇既遁置不問滿魯都等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而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 牟倬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帛從之倬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權罪帝特宥之已復以倬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饟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 江西盜起以原傑嘗再泣其地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射於西苑 十二月以陝西河州指揮使司爲河州文縣守禦千戶所爲文縣禮店千戶所爲禮縣 免湖廣畿內山西南畿陝西被災稅糧振畿內陝西山西饑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廷議總制府固府於固原舉蔣琬爲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癸卯詔不用琬卽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悉改水次交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丙午召劉聚還 二月朵顏三衛掠開原參將周俊擊退之 靖安伯和勇卒諡武敏勇性廉謹在兩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韓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己因訐雍且言雍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廣西布政司何宜副使張敷共附和沁證成雍罪三月命雍致仕雍洞達闡

爽重信義有雄略善斷動中機宜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
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桺無所
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不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
斥財帛不少惜令行禁止民得安堵卒爲中官所齟齬公論皆不平
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年五
十五謚文莊盛清脩積學尙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
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免南畿
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尙書王竑李秉
而劾都御史王越并及宮闈隱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王詔
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
夏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 免山西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趙
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
閏月給事中章鑑言孫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

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涖後府事 李文等
抵肅州遣錦衣衛千戶馬俊奉勅往土魯番諭阿力阿力抗詞不遜
羈俊月餘一日牙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卽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
昇努溫答失里出見努溫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
發兵救哈密文等以聞遂檄罕慎及赤斤罕東也克力諸部集兵進
討 滿都魯等旣遠徙余子俊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抵
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
里置敵臺崖砦備邊警又於崖砦空處鑿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
瞭敵避箭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套之口凡築
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
月而成牆內之池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乙巳具上其事因
以母老乞歸詔慰留不許初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曰大臣謀國
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